

春月與秋陽

劍慧陳

【春月】

我自幼生長在一個「開佛」的、傳統的儒門家庭，在以祖父為中心的權威、惟儒獨尊的文化模式下，教導我直到十一歲時，大約民國二十四年春天，祖父離開人世以前，沒有一個僧、一個道，能走進我們的門庭。

雖然，在祖父喪期，也請了隣縣「宿遷」(項羽故鄉)境內「來龍庵」的和尚，到家中唸經、放飯口為祖父超渡，但這只是一種「形式」，而尚在我的記憶中，彷彿是一間棄置的空屋，釋門的比丘，在我們心目中的地位，等於乞丐；這基本的理由，我想除了唯我獨尊的「陋儒心態」要負一部份責任，而和尚依賴為別人荐亡以賺取生活之資要負更大的責任。

一個和尚，帶著七八個和尚，在深夜的空曠廳堂裏，四週圍著家人和隣舍親友，他們閉目喃喃地唸經文和陣陣「嗚嗚呢叭咪吽……」之聲，竟然使我顫動起「思鬼」之幽情。

祖父在世，我們一座龐大的破落戶的地主住宅，在二十多間的房舍中，找不到一張、一本、或一件有關佛教的東西。我們的堂上，除了祖先的靈位，在逢到年根歲底，祭祀的對象，是「祭神，如神在」的門神、灶神，和往往要到村落的邊緣千年大道的歧路邊去拜祭的「福德正神」；真實說，這些神，都可能是殷商周秦之際引申下來的「天道」思想的遺物，這也不外儒家的鬼道觀念的一部份，與佛家「天界」觀念扯不上關係。

祖父下葬，我父親(陳海涵先生)(註一)遠走西南，我從上海靜安寺小學四年級生，越級進入隣村一座小學六年級，其實這中間(民國二十四年春到二十五年夏)整整流浪了一年，放著書沒有讀。泡在鄉野牧童的

小群遊友的集合，可是遠比今天「千人大會」來得神聖。那位劉先生，是「登了地」的人，他彷彿是若千縣的主教，他的一舉一動，一吟一唱，都極為嚴厲而攝人。我記得，他曾經到過我們家來，住過祖父逝世前住過的小樓舖上，他吃素，甚至連鹽也不吃，滿面紅光夾著黑長，大約六十歲的人，留著長長的後披的黑髮和黑的長鬚，威嚴中帶著莊敬。但是他在臨行之前，到我們田間為我們看了一次風水，於是他在我的心中份量為之降輕。至今，我想不出是為什麼道理。

當你接受他們的「出世」觀念以後，便有一個儀式等待你，那便是「掛號」。那意思是，「原人」在赴「龍華大會」之前，先要掛個號，才能列名，否則大會不收你這個無名之輩。「掛號」以後，大約又過一年，或至兩年、三年不等，才能「進道」。「進道」是一個重要關鍵，這表示你已成為一個思想忠誠、道行不錯的信徒了。進一步，再過幾年，才能「領恩」。這就等於一方的「法師」了。

這些每次進階的儀式，都是透過我們北方距離一百多里的郊縣或鄉城縣一帶一位姓劉的老先生，到我姑姑家，在一間小客廳裏主持授階的。氣氛顯得十分嚴肅而神秘。雖然參與者，只有三二十里地區，二三十個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一

法界定印。就像現今台灣佛教界所稱的「蓮花已開」，有人說，這是「蓮花已開」，而他們的坐法，是兩隻手，抱在一起，放在小腹之前，腳趾的趾尖，在右手之上，然後右手的大指指在左手的中指與無名指之間；而左手的大指則指在右手無名指根部，然後這兩隻手再作一印。這叫甚麼？「蓮花未開」。這種「坐法」，我到今天還是第一次見到。它和所有宗教派別的手勢都不同。而且他們同道間的禮儀，也是用兩手互抱為之，與佛教合掌問訊是不同的。

至於雙腳，也是跣足，單盤和雙盤都行，古頭也是抵著上頭；禱身也是一樣程序。他們不念佛，不念咒(但平時為死者超渡則念往生咒，並誦「往生錢」)。不修止觀、不參禪；我想他們很可能守「某一點」，或者守「某一個」的打坐，並不是道聽途說自動來作的。這都透過那位劉老先生在「一室」中傳授。已會打坐的信徒也不可私相授受，所以極其神聖而神秘。不過，從這些修道人看來，健康情況都極為良好，尤其那位劉老先生，如果剃了鬚子，就像四五十歲的人。我小姑姑一付家業和道業，每天極為操勞，且又生於亂世，農村

危險而不安，她看起來要比她實際年齡老上十歲到二十歲；在五十歲時，她已一臉皺紋，但是我從未見她生過一次病，她不但要為家務辛勞、為傳道辛勞、為應付地方土豪劣民詐詐而辛勞，又要為防止民間土匪搶劫而神為之瘁，但是她每天一定打坐。

因緣果報世間理，絕對公平不偏倚，今日種得如是因，來日果緣際會時，果報現前亦如是，承受主體是自己；因果循環不思議，造因之前先想想，惡因惡果必然理，善因善果亦真理，由果觀因很容易，善惡取舍靠自己，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善惡皆有累積性，而且通達過現未，目前未報非不報，只因果緣未成熟；欲知前世造何因？今生果報可知道！欲知來世受何報？今生造因可明了！另外一點很重要，善惡永遠不抵消，並且分受其果報，如欲報或輕報，難相修善可辦到，這是佛法方便道！

我在民國二十七年，在母校又再讀一年，校長換的是家姑中姑母陳敏女士。到民國二十七年秋，我女士到美國，讀了一至二年左右的私塾。當時背完了「幼學瓊林」與「論語」、「孟子」一部份，又再度負笈離家三百多里的江蘇南通、如皋一帶，讀振港及邱陸中學各一學期。當時暑假兩個月住在振港鎮後街的國清寺，與寺中和尚們，尤其其中一個由上海到振港來掛單的青年比丘——天台宗與慈法法師的法嗣，特別好。當時我因為離家已遠，母親已管不到，父親又早已煙塵飄渺，我便下決心要跟他出家，却被他婉婉阻止了。

我勸你不必出家，做佛門的護法，才是你的使命。以你的資質、器識，你為什麼不去護持佛法呢？……就這樣，我那種強烈的出家念頭，被他攔腰斬斷，但是他送了我一本極為精緻的摺疊本「朝暮課誦」，在經過一度戰火中流亡，又隨著行李一齊散失了。

離開戰時的振港，我輾轉到連雲港海上的以產籍著名寶應，住了兩三個月，終於再度應回，這時已是民國二十九年殘冬，過了年，又在連雲港北岸，小姑姑家念了幾個月私塾——讀的是「易經」，背了一半。民國三十年回連雲港——泗陽故園，再入私塾；半年，離開

以下略述十善業：身三口四意又三，合之總共有十項，殺生偷盜和邪淫，妄惡兩舌加綺語，貪念瞋恚與愚痴，思之行之是惡業，守之修之是善業，善業圓滿升天界，享受天人勝妙樂，勝妙樂報享盡時，再落六道輪迴，所以仍然很危險，勸君續修諸聖法，如果得法又精進，至少可證羅漢果。

如何不保存，轉贈他人，功德無量！

請於閱讀本刊之後，如不保存，轉贈他人，功德無量！

佛法漫談歌集

李春松

一、談談因果與果報：因緣果報世間理，絕對公平不偏倚，今日種得如是因，來日果緣際會時，果報現前亦如是，承受主體是自己；因果循環不思議，造因之前先想想，惡因惡果必然理，善因善果亦真理，由果觀因很容易，善惡取舍靠自己，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善惡皆有累積性，而且通達過現未，目前未報非不報，只因果緣未成熟；欲知前世造何因？今生果報可知道！欲知來世受何報？今生造因可明了！另外一點很重要，善惡永遠不抵消，並且分受其果報，如欲報或輕報，難相修善可辦到，這是佛法方便道！

如何不保存，轉贈他人，功德無量！